

基于耦合机制下黔南州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优化研究

周清清¹ 张优勤²

1.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为解决高素质农民人才培养工作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不足,培育目标和体系对乡村振兴的支撑度欠缺等问题,以耦合机制为切入点,探索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度的优化路径。提出应从深化耦合中的“政府”力量、优化耦合中的“市场”目标和强化耦合中的“院校”担当三个方面着手,具体做好基础要素配置和培育环境,提升培育精准度和产业对接性,提升培育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争取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 高素质农民; 耦合机制

【DOI】10.12254/j.issn.2096-6539.2022.11.022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把“五个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1],其中人才振兴是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如何充分挖掘和释放乡村本土人才的优势是关键。当前,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随着政策的导向返乡创业,再加上乡村本土成长起来的村支两委干部,都是高素质农民的主要构成。但目前,高素质农民群体的产业分散、农村培训资源缺乏等问题,导致培训的针对性同乡村实地的耦合度欠缺。政府、高校和社会均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重要主体,以乡村振兴的需求作为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标准,为乡村培养有能力、懂农业、善经营的新兴农民,反哺乡村振兴。本文在深度分析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之间耦合的特征、耦合表现的基础上,构建耦合模型,提出更加精准的推进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耦合特征分析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高素质农民培育也是我国为推动农村人才建设提出的发展战略,二者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政策背景、工作重点和具体要求等方面,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推进“三农”工作领域方面,两者的政策实施过程表现出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耦合关系。

(一) 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宏观战略层面动因一致

从宏观战略动因方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参与的主体和涉及的资源复杂而庞大,需要凝聚多方力量,联动各项惠农助农政策同步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是一项兼具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目标的助农

政策,并且随着经济发展,高素质农民培育能从人力资源、乡村风貌等方面隐性地推动乡村人才和乡村经济发展,是一项需要时间积累的人才投入政策。在宏观战略层面,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耦合发展都对支持“三农”提供了实际可行的路径,二者结合为“三农”事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

(二) 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中观市场目标相协调

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两项政策之间,在市场目标方面有着互动耦合的关系,互促互进。一方面,乡村振兴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供了培育基础、培训机会、培训资源和创业技能等多方面的培育需求,为农民知识、技能提升提供了更多的模式和途径,提高农民素质,为更多的农民提升自我价值提供了平台和机会^[2];另一方面,高素质农民培育能使农民在技能增长带动收入增加,为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起到了助推作用,促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将高素质农民培育嵌入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牵引高素质农民培育,能够促进城乡经济循环,推导农村产业市场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村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等参与乡村振兴。

(三) 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微观层面参与主体协同发展

高素质农民是连接政府与农民、农民与专业合作社、农民与培训机构和高校等社会公益组织的重要中介主体,高素质农民在处理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遗产、乡村治理等社会需求,在示范引领、带头致富和产业发展等发展需求等方面^[2],是乡村发展的强劲内生力量,承担着乡村治理角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角色、村委会角色、环境保护和产业带头人等角色。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将培育一批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农民群体,进而推动乡村振兴中的新兴产业模式改革,有效促进农村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乡村文明等协同发展。总而言之,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与乡村振兴,在微观层面均聚焦到有学识、有技术、有引领作用的高素质农民群体上,并在进一步促进高素质农民与普通农民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益链条机制的基础上,让乡村大部分村民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二、黔南州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耦合表现

(一) 政策导向的一致性,提升耦合聚合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黔南州产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在城乡出现了一波创业潮,以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甚至大学生等为代表的高素质农民群体不断壮大。专家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政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推动

下，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伴随着各地政府出台的系列新兴职业农民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训等政策，吸引了更多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抱着返乡创业为目标的高素质农民群体逐渐形成规模。乡村振兴政策的具有乡村产业兴旺的导向，进而推动乡村营商环境的改善，将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返乡壮大高素质农民去群体，而高素质农民培育就是通过培训推动产业兴旺，提升农民素质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可见，产业兴旺与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互为因果关系。高素质农民培育带动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吸引更多高素质农民返乡，进而促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两者相辅相成。

（二）人力要素的主导性，提升耦合传导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但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人才队伍建设仍然存在三方面问题：乡村人才数量不足和素质偏低的问题，人才供给后劲不足，乡村人才培养培训与本地农村实际脱节。在农民群体中挖掘和培养一批高素质农民，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大培训力度，不断增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带动本地产业发展。同时，随着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返乡农民工，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资本，在壮大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同时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输入新鲜血液。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针对本土农民、返乡创业农民提供差别化的培训，分层分类的为黔南州四新四化培养新兴农民群体。高素质农民群体在推动乡村治理方面有带头作用，在村庄安全治理、合作社带头、村委会工作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参与意愿，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技能水平，在他们的有效带动下，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同村村民的文化素养和思维意识的提高。同时，经过培训的高素质农民更容易接受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从而与地方政府和形成合力促进村容村貌的变化，在地方政府和村民中间发挥纽带作用，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共赢局面。此外，乡村人才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两者的核心要素均为“人”，高素质农民具有相对良好的道德法治观念和知识技能素质，他们在遵纪守法的同时可以带动身边的村民共同提升，促进乡村和谐发展。

（三）振兴需求的多样性，提升耦合推动力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振兴需求多种多样，还有乡村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第一方面，乡村文化振兴重在繁荣兴盛农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第二方面，乡村振兴与乡村组织振兴密不可分，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书记为核心力量，关键是把握好乡村组织人才的培养；第三方面，乡村振兴的最关键还是产业振兴，但产业兴旺是以绿色发展为底线，以乡村生态振兴为保障，如何让产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驾齐驱，需要村民尤其是高素质农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具备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知

识和技能。总之，为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发挥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是关键，而高素质农民是农民群体中的重中之重，发挥高素质农民的示范带头作用，以良好的生活、生产行为规范，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感染其他农民群体，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反之，乡村振兴的多样化可以改变村容村貌和农村经济环境，激发农村焕发出新的生产活力，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返乡大学生等，壮大高素质农民队伍，使乡村文化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双向互动。

三、黔南州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耦合模型构建

（一）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得双螺旋耦合形式

促进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二者的共同目标，这一目标可以聚焦到具体的农民年收入、村收入、创业就业带动人数和经济效益等经济指标上，以及村容村貌改善程度指标、农民消费行为、认知水平等无法量化的农村社会指标。高素质农民培育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框架下完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高素质农民培育是有提升意识的农民群体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一种主动选择行为，是激活乡村人才，也是提高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的根基。因此，在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尚未开展阶段，高素质农民培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隐性作用。当高素质农民培育切实开展，并且结合农村产业现状、资源禀赋等条件，就能够将隐性驱动转化为显性驱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使农民培育的意愿得到提升，从而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从这个方面看，乡村振兴的质量是高素质农民配培育能够显要地助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另一个方面，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推动涉及培训项目的选择和评价，乡村振兴目标明确，提供的产业资源越全面，越有利于构建完善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越能够帮助高素质农民匹配更合适的培训项目，提高培训效果，从而反过来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者呈现出双螺旋耦合互动提升的关系。如果在乡村振兴质量较高，但是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质量较低的情况下，高素质农民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将同时制约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发展；如果在一定区域的乡村振兴质量无法满足高素质农民创业干事的需求，则高素质农民培育在该地区的贡献度降低，高素质农民将会出现外溢现象。

（二）黔南州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双螺旋耦合模型建构

围绕黔南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是两股互促互进的力量，呈现出双螺旋耦合结构（如图1所示）。一方面是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群体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而乡村产业振兴为高素质农

民培训提供动力，并促进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壮大，形成耦合互促的关系；高素质农民培训及训后的跟踪扶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高素质农民投入到乡村产业振兴、组织建设等方面又进一步促进乡村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呈现相互促进或遏制的作用趋势；另一方面，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在高职院校和培训机构等的参与下，以市场目标为导向的前提下，两股力量在对农村经济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效果上相互影响并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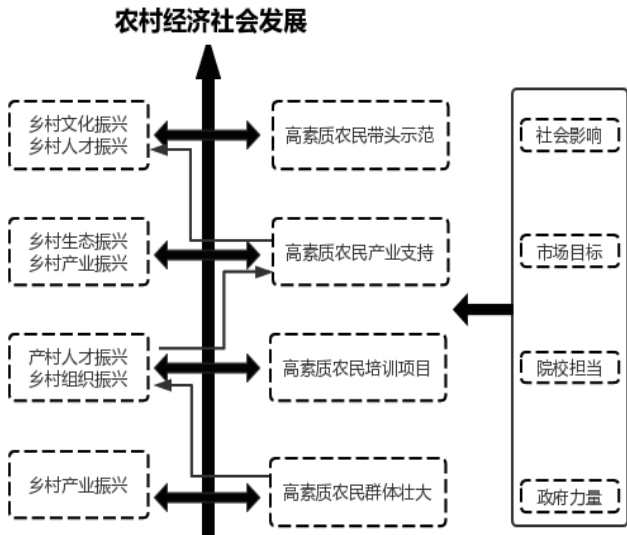


图1 黔南州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双螺旋耦合模型

四、耦合机制下黔南州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

(一) 深化耦合中的“政府”力量，优化基础要素配置和培育环境

高素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主要以农业与土地为基础，如何增强高素质农民的农业生产、农产品产业、农业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是关键，是高素质农民持续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基础支撑。但是高素质农民也无法摆脱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并且因产业发展资金不足导致产业规模较小的情况存在，因此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布局方面，必须实施差异化引导策略，能够形成集群效应，扩大产业规模，整合高素质农民群体，发挥集体优势，再向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素质农民群体提供适合的培训项目。一方面，基层政府在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结合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资源禀赋确定重点和优势产业，再根据产业以及与产业相关的高素质农民的特点，发挥高职院校、培训机构等的优势，深入研究村域、镇域、市域内，与产业匹配的高素质农民群体的培训需求，供给适合的培训项目。另一方面，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育机制，充分激活高素质农民的内在动力，实现高素质农民在产业发展上的优势；根据高素质农民对农村产业的贡献度，通过授予

优秀高素质农民荣誉的方式，构建优良的培育环境。

(二) 优化耦合中的“市场”目标，提升培育精准度和产业对接性

对于高素质农民者而言，有其所属的不同阶段、不同规模、不同产品的农业产业、企业或者村集体，有不同的从业背景和知识结构，针对不同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力度和培训效能将始终影响乡村振兴下的农村产业发展。针对高素质农民中的返乡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因为城市务工经历使其具备一定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但同时因为长时间的务工，对最新的农业生产技能掌握较弱，对这一高素质农民群体就要针对性的提供农业生产技能；针对高素质农民群体中的本土成长的农民群体，他们的特点是农业生产技能较好，但是经营管理和现代化知识比较欠缺，对这一高素质农民群体就要针对性提供经营管理技能培训。

(三) 强化耦合中的“院校”担当，提升培育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高职院校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作用，各县市在对各乡镇高素质农民全面摸排，及培训需求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培训机构及工种，确保与培训需求相匹配，制定出各县市与产业高度契合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方案。其次，利用高校资源，加强对高素质农民的创业思维与创业素质的培训，使高素质农民群体以产业性和互联网思维。在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的形势下，充分发挥“线上培训”的优势，根据创业领域、意向和地域产业特色，开展分类别、多元化的创业指导。通过强化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巩固新时期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人才支撑，使有知识懂法律的高素质农民成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带动主体。

参考文献

- [1] 韩长赋.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 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 2018(03): 20-34.
- [2] 赵利梅, 张凤, 易晓芹. 乡村振兴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以四川省平武县GB村为例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20(12): 49-57.
- [3] 莫笑如, 刘硕. 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综述[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9, (01).
- [4] 孙中博. 城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双螺旋耦合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04).
- [5] 倪祥明.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研究[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4(02): 12-14.

基金项目：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广铁职院对口帮扶项目《黔南州高素质农民培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研究》(qnzygt-2021-03)

黔南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2年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课题《基于耦合机制下黔南州乡村振兴与高素质农民培育的路径研究》(Qnsk-2022-113)